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九月甲申朔知鎮戎軍种諤言興靈州等處多舊漢人皆元昊所擄致者常有思漢之心乞明降指揮言梁氏殘害其主使衆心解離如有首領來歸特與官爵詔送高遵裕降敕榜二十道付熙河都大經制司

令廣募間人傳示賊界 李憲言已遣使臣史誠齋書  
與果莊約會兵之所仍伺蕃兵所向

乙酉上批陝西河東用兵雖已有漏泄禁約近多已傳  
達委曲至河北緣邊州軍顯是方今預事文武官以私  
書漏露其事其令河東陝西諸路轉運經畧等司遍約  
束轄下文武官不得與河北及四方親識通書說邊事  
若有彰露當械送下獄終身廢棄 熙河路經畧司言  
董戩首領李察勒沁等入貢稱董戩遣首領羅日軍督

喬阿克恭及親兵首領馬哲卜尊等以七月辛丑部三萬餘

人往赴當隆江齊暖及隆珠阿納等處擊夏國

七月辛丑十六

日是日李憲入蘭州

是日乙酉九月二日也據丙申十三日奏新紀係之乙酉舊紀係之

乙未舊紀誤也新紀云乙酉熙河經制李憲復蘭州

丙戌澶州言浮橋壞

十二月戊辰繫橋畢

廊延路轉運司言乞候

出界專責總領兵官照應防護糧草詔兵與糧相須一

體令常相依附

權發遣環慶路經畧安撫司高遵裕乞

詔緣邊諸路毋得妄稱西賊犯境多務殺戮恐致生羌

驚疑有誤招納詔劄下送王中正 种諤言涇原路經

畧司申明全師出境境內却以何軍兵爲備臣詳朝廷  
先遣徐禧於諸路措置所定防守人數以義勇保甲及  
諸軍年高人及不隸將兵代少壯兵出戰自當依詳法  
式詔涇原路經畧司依此施行 降知江寧府龍圖閣

直學士朝奉大夫劉庠一官知滁州坐所舉人犯賊也  
丁亥都大經制瀘州蠻賊林廣言梓州路轉運司官程  
之才對獄董鉞除名兵行在近界首事務未有官管勾

詔權發遣提舉常平等事江衍兼權轉運判官

苗時中  
隨軍

詔河北緣邊安撫司指揮轄下自今諜報事毋得申

大名府路安撫司

詔熙河路都大經制司已出兵破

西賊慮賊併兵一路以拒官軍令王中正高遵裕移節

制兵馬近邊下寨以牽制賊勢如行軍庶事已就緒即

相度乘機進討不須拘以元定日期仍具節次以聞

洛苑使苗履左侍禁寄班祇候李宇爲入西蕃撫諭使

副各遷一官

新紀丁亥敗夏人于西市與乙酉李憲復  
蘭州相接按西市捷報在戊子今于丁亥日

不書此舊紀亦係西市新城之捷在丁亥今並不取

戊子詔涇原趙興靈道路便近川原寬闊易得水草令

高遵裕領環慶路兵合涇原之師結爲大陣取涇原路

進討仍令盧秉應分戰守兵並聽遵裕處分東時師涇原熙

河路都大經制司以西市新城之捷聞捷在九月二十三日詔

李憲方官軍未出境之際內外莫不以夏羌鋒銳爲憂

深虞王師難於萬全取勝及今首逢堅屯而能一鼓蕩

散自非將帥有畧曷以臻此然漢蕃士卒勇於赴敵所

宜加勞可更切率勵兵衆以虞賊庭聞此沮敗併力來

拒我師

客省副使謝麟知誠州

據沅州題名記麟自熙寧七年七月知沅

州元豐四年十月移辰州五年三月還沅州恐實錄此書誠州或是辰州當考史亦稱九月以謝麟知誠州

已丑新知滑州朝請大夫周革乞出京師錢三二十萬

緡修滑州橋及城於開封府界京西河北三路差兵詔

昨曹村河決值北使至已嘗於白馬權繫橋專委將作

監絕不費力今滑州修繫工力宜與前役不殊今周革

陳乞事目甚多滋張必難委以辦事可差降授朝請郎



俞希且知滑州革依舊知陳州措置麟府路軍馬司  
言覘知夏人集兵麟州境上防托兵數倍多望速下王  
克臣於近裏更選兵一萬以助兵勢及种諤出界戰士  
賞功乞早施行并李浦攻細浮圖恐避傷中數多不盡  
以聞乞下本路考實推賞從之 廊延路經畧使沈括  
言與种諤議所留兩將兵追一將出界留一將及先留  
畸零兵以守疆場從之

庚寅詔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已進兵深入賊界後繼

別無聲援令胡宗哲於見在熙河路未出界將兵發兩  
將由乾州路入照應援助

甲午上以疾不御殿

乙未御垂拱殿

初朝廷以敕榜招乞弟

八月一日降敕榜

尋

詔今師期在近若分兵進討慮乞弟驚疑不出

八月七日詔

令林廣密相度止留兵五七千選將總領防托邊界如  
乞弟決不降徐行討捕所有林廣彭孫并其餘軍皆追  
回如此於邊防有無不便具以聞林廣既得敕榜復遣

史利言抵乞弟巢穴付之乞弟約秋盡來降於是廣言  
臣密計若委一兩將留兵六千防托廬州同本路轉運  
鈐轄司議徐行討捕詔所奏不行令依前後累降指揮  
李憲言八月庚辰駐兵努扎谷遣漢蕃將士襲擊餘  
黨於山谷間斬百級獲馬牛孳畜甚衆降堪布嘉勒等  
二十二族首領凡千九百餘戶已剪髮刺手給歸順旗  
及錦袍銀帶賜物又言大軍過康古川秉常僭號御莊  
之地極有害積及賊壘一所城甚堅完無人戍守惟有

弓箭鐵杵極多已遣逐軍副將分兵發窖取穀及防城  
弓箭之類 詔陝西諸路轉運司今軍興常管設兵將  
用樂其有事合商議者許赴有樂筵會

丙申措置麟府路軍馬司言起兵出界河外闕官已遣  
高遵一赴府州防守乞下太原府施行從之 熙河路

都大經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復蘭州蘭州古城東西約  
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  
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澗五六重僅通人馬自夏賊敗

劄之後所至部族皆降附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以固降羌之心見築蘭州城及通遠堡已遣前軍副將苗履中軍副將王文郁都大管勾修築前軍將李浩專提舉李憲又言乞建蘭州爲帥府以鎮洮爲列郡以浩爲熙河蘭會路安撫副使兼知蘭州王文郁苗履爲本路鈐轄牽復趙濟令兼熙河秦鳳兩路財利事應副軍須並從之其蘭州令李憲據軍前事力且粗修完爲駐兵之所毋令過有費用俟王師撫定河南諸郡別議措置

趙濟與通直郎權管勾熙河路轉運司李浩王文郁苗履令權領所乞職任候行營東上日留固根本其李浩以次須佐事之人亦即軍前權選委勾當

乙酉九月二日

戊戌詔鄜延路近奏西賊遺書於境上有侮慢之言料賊意以點集屯聚已久利在速戰冀取僥倖其令諸將審察賊謀務在審重勿因忿妄舉手詔陝西河東次

邊近裏州縣比自議兵之初朝廷便選擇守令者不惟欲供辦軍須與轉漕之官協力蓋以部內兵民一朝悉

發遠從征討則肅察姦宄綏靖鄉廬乃所責任可以朝廷之意丁寧申諭俾各遵守苟能於兵夫未還之間警察賊盜特爲希少鎮拊部民各獲居安當議旌褒顯擢職任 李憲言準朝命爲致賊之計見城蘭州內所以自固外不妨致敵兼已精選漢蕃勁兵五七千騎謀趣巢穴恐昧事機乞申訓誡以敕不至詔憲今官軍旣城亭鄣外繫其手足又爲戰械內衝其腹心謀攻之術盡於是矣惟亟爲之乃善

已亥宰臣王珪上國朝會要三百卷仁宗時修會要自建隆止慶厯四年一百五十卷熙寧初珪請續之凡十二年乃成止熙寧十年通舊增損成三百卷於是編修官宣德郎李德芻遷一官知甘泉縣陳知彥循兩資管勾內臣劉惟簡李友詢馮仲禮各賜銀絹

兩紀並書王珪上國朝會

要

詔沈括官軍非久出界管下名山靈祠當申禱告今降封香五合括可躬爲祝文精虔分命官致禱訖奏鄜延路經畧司言鈐轄曲珍等入西界應接投降首



領及與邀截降人西賊關敵斬獲首級詔曲珍等遷官  
減磨勘年賜帛有差 种諤乞計置濟渡橋棧椽木令  
轉運司發步乘運入西界詔凡出兵深入賊境其濟渡  
之備軍中自有過河索渾脫之類未聞千里運木隨軍  
今諤計置材木萬數不少如何令轉運司應副步乘縱  
使可以應副亦先自困令种諤如將及河造棧賊界屋  
並可毀折或斬林木相兼用之如更不足以至槍排皆  
可濟渡上坐制兵間利害細微皆得其要諸將奉行惟

恐不及也

上坐制兵間利害等語  
朱本增入新本因之

上批朝廷見委官

專經制瀘南蠻賊其措置軍馬經畧敵情委之經制司  
其計辦軍食金穀什物委之轉運司兩司所任各有專  
責轉運提點刑獄司累有謄奏侵越分守未欲劾罪自  
今非本職事不得輒受官司申報 詔近令王克臣續  
發兵一萬與王中正今奏才及千八百餘人勘會熙河  
兵自出界其熙河秦鳳寨柵並無賊侵犯緣大兵已前  
進即包裹逐路城寨皆在腹裏豈有賊兵犇衝之理不

須多留戍兵令克臣安心處置毋自驚惶惟與北界鄰  
接地不可減外其他州悉發以赴軍期毋得闕誤

庚子詔朝奉大夫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章衡落職守

本官提舉洞霄宮坐縱指使回易公使及親昵小吏御

史朱服言其醜跡下本路體量得實也

舊紀書章衡故縱指使回易公

帑落寶文閣待制提舉洞霄宮

李憲言見議選將領兵照應修西使

城俟船棧稍具即募敢死之士選漢蕃勁騎五七千謀  
趣巢穴况蘭州駐兵之所可粗修完留兵將守之詔今

諸路兵朝夕出直趨興靈平蕩夏賊蕪累據董戩蕃字  
亦稱往靈州破賊憲奏乃欲俟船楫具選五七千騎往  
彼即未說全軍前進其令李憲等乘此期會協力深入  
撲滅巢穴若赴興靈道路阻遠即領全軍過河攻取涼  
州不得止遣偏裨以往仍降雜色戰袍勒巾百副銀纏  
桿槍五十條皆白犛牛尾纓紱付憲充獎激賜行營漢  
蕃戰士破賊有功及新附降人得力者 高遵裕乞兩  
路進兵攻討上批遵裕懇奏乞與涇原分兵出界今師

期甚邇必處分不及中書樞密院可審議劉昌祚可與  
不可仗爲一道主帥捨之當如何更爲措置以聞遂詔  
許遵裕分路出界上批涇原兵力不逮他路邊面廣闊  
近累據劉昌祚奏請多不中理慮難當一道帥領況涇  
原已隸高遵裕節制自合首尾相應以圖萬全其令知  
環州張守約往代昌祚令昌祚赴遵裕麾下 廊延路  
轉運司言已差左藏庫使英州刺史廊延路鈐轄兼第  
三副將劉紹能權河中府都監初廊延路經畧司言體

量紹能出界擒獲西賊問知點集人馬即引兵還蕃兵  
獲一首級紹能言是其舅以物裹首不肯保明功賞慮  
別貯姦謀不可使將兵又蕃官殿直郝守素等使策木多  
呼克入西界呼舅碩勒喇等及謂沙木凌云我受文字相殺  
爾往說爾兄子等令夏人遠徙恐殺我親故事與前報  
頗符合詔令沈括付管押軍器內臣周珪同本路走馬  
承受霍丙押赴闕繫御史臺獄聽旨

紹能卒無它二月二十八日鄜延經

畧司云云五年四月三日乃遣宇文昌齡往麟州置獄六年正月十三日獄決

沈括言西賊

聚兵各在本路對境慮大兵既入境賊乘虛寇襲即乞  
令監司或以次官權州事臣以經畧都總管司職事領  
在城兵往照應從之 權判都水監李立之言北京南  
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  
河兩隄之間乞令轉運司相度遷於隄外其小吳決口  
以下兩岸修隄計工不少河清兵止有千餘人乞於南  
北兩亟地分客軍存留五十人更不放凍均與新立隄  
埽興修隄道依例月支錢二百從之

辛丑上批勾當御藥梁從政可遷七資以推鞠韓存寶  
獄故也 詔累據林廣瀘州管下監寨覘乞弟多汗漫

不實朝廷別無處分緣急遞文書須朝廷急切欲見者  
不可以常事虛勞人力仰林廣自今凡有謀報須事干  
急切或取候處分乃得上聞 詔李憲蘭州駐兵逾十  
日矣雖興版築安置戍壘皆委官可辦固不須留連大  
軍主領今總兩路蕃漢兵夫十餘萬衆纔入賊境百餘  
里便欲苟止乃正犯畫一約束可限指揮到火急部分



諸將迺遷進兵或東上至靈州與諸路合或北渡河以趣涼州激昂士氣乘時奮功勿爲遲疑自貽咎悔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九月戊子蘭州新歸順首領巴凌克等三族領所部兵攻賊薩卜宗城斬獲三十餘級奪其渡船入河死者四五百人獲老小二百餘口牛馬孳畜二千餘見差次事功乞加優賞

壬寅提舉河北路義勇保甲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狄詒朝請郎劉定澶州集教大保長并監教使臣等四百

八十二人見於崇政殿召執政賜坐閱試畢三人補三班借職三十三人補三班差使借差餘賜銀絹錢有差遷詔四方館使定集賢校理監教使臣等轉官或減磨

勘年

上寓軍政於保甲選吏督教者累年法制完密皆出制定諸路服習至是引對詔等召執政賜坐以

觀其成效遷補賞賚加等詔等亦優進職秩四方聞之靡然嚮風矣此來本所增然墨本具矣今削去新紀書壬寅閱河北保甲于崇政殿官其優者三十六人舊紀書壬寅閱河北保甲武伎于崇政殿召輔臣賜坐官其優等者三十六人遷提舉官以下職秩有差

廊延路經畧副使种諤言轉

運使李稷置帳在臣軍中與所部兵夫遙遠其間彈壓

不定慮致不虞詔李穰於可以照管夫糧處軍中安下

邵氏聞見錄云穰後移陝漕方五路興兵取靈武穰隨軍威勢益盛一日蚤作入鄜延軍營軍士鳴鼓聲喏帥種諤方卧帳中未興怪之出對穰呼鼓角將問曰軍有幾帥曰太尉爾曰帥未升帳輒爲轉運糧草官鳴鼓聲喏何也借汝之頭以代運使從者叱出斬之穰倉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此事與此詔當參考

詔奉議郎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王仲修罰銅十斤

衝替仲修宰相珪之子先謁告往淮南諫官蔡卞言其在揚州燕飲所爲不檢簽書判官邵光與之陪涉光替罷即差權都水監主簿衆皆喧傳非笑詔淮南轉運司

體量轉運司言仲修因燕會與女妓戲有踰違之實故也

甲辰詔沈括聞將官高永能收西賊遺下梁永能文字其具以聞

梁永能文字當考

又詔括據措置麟府路軍馬司奏

探得西賊對境大集兵馬屯聚八九處多至六七萬少亦不減二三萬人又於通道多塹絕山谷設爲嶮阻其備甚謹未知虛實可多驗降人或得力間諜參證其事仍關報种諤令穩審大作枝梧及用心選擇進兵道路

勿致爲賊所誤 又詔括及涇原盧秉曰大軍且出界  
朝廷日欲知其動靜卿可俟軍馬啟行如軍中未發奏  
間日遣人探候官軍所至及平安動靜以聞無令斷缺  
庶上下安慮 詔李憲近據東北諸路所奏夏人舉一  
國之兵以當官軍約三四十萬之衆今西南地分全虛  
若非本路及董戢之軍深入以分其勢則慮得併兵東  
向以禦大軍爾宜依累降處分部勒行營將兵并繫約  
董戢兵馬前去招撫討除或至靈武或趨涼州要當攻

其所必救乃於首尾之勢有助無或觀望遷延有誤國  
事 詔前江淮等路發運使朝散大夫沈希顏追三官  
勒停坐被召不即赴闕先已衝替下御史臺鞠之又供  
報不實也 中書言前奏禘祫年數差互熙寧八年禘  
祫併在一年奉旨送詳定禮文所再參詳臣等謹按司  
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  
大祭祀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然則朝享及叙昭穆皆  
祫之謂也魯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而公羊穀

梁傳俱以爲禘是禘之義存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也左氏之說則有禘而無禘禘之名見於禮記若止據夏商而言則曰禘禘禘嘗禘烝若通據三代而言則曰禘祭於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其行禮相距之年皆無文惟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緯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爲二說爲鄭氏之說則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禘禘後十八月而禘爲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祭相去各三十月駁鄭氏者則曰

三年而禘爲月有餘二年而禘爲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禘前則是三年而禘禘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禘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案春秋書僖公八年禘於太廟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皆因事而書其不書者可以逆推知僖宣當於二年喪畢而禘三年禘六年禘八年乃禘爾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禮推明王制實爲有據然自唐開元六年以後禘禘各自



數年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後驟有三祭舛誤爲甚本朝慶歷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近歲又以二祭年數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伏請自今十八月而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舉禮不煩事神不瀆及據禮院檢會禮傳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昨熙寧八年四月行禘饗十月行祫饗元豐元年十月行祫饗三年四月行禘饗今年十月當行祫饗

謹案公羊春秋傳曰五年而再殷祭注謂三年祫五年禘蓋漢魏故事唐貞觀以後並用此禮至開元中禘祫之年不相通數禮官既覺其非乃用徐邈之說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祫合五年再殷祭之說此最爲得本朝自慶歷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年數遂致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所謂一歲再序也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饗即是比年頻

祫復踵前失今欲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一祭當至五年冬祫詔依見行典禮又言禘祫不當廢時祭從之

禘祫

不廢時祭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依奏今并入此

乙巳淮南路轉運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司言舒州近城有大澤出潏山注北門外繞城東南下通大江州城南及西門皆土城其東北繞以竹木爲籬元豐初山水暴漲浸官私廬舍至以船筏救護人民官物知舒州朝議大夫楊希元差雇兵夫築捍水隄千一百十五丈置池

水斗門二雖用工力而民不擾去歲七月霖雨溪水暴漲環繞堤外遂免山水入城之患詔楊希元降敕獎諭丙午詔修尚書省材木令知汝州李承之於本州界採伐及買如當親往即以州事令以次官權知 敕榜招諭夏國曰睦茲西夏保有舊封爰自近世以來尤謹奉藩之職忽姦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迨移問其端倪輒自墮於信約暴驅兵衆直犯塞防在天理之莫容因人情之共憤方切拯民之念宜興問罪之師已遣將臣

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左右并威明諸部族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效順共誅國讎隨功大小爵祿賞賜各倍常科許依舊土地住生子孫世世常享安榮其或違拒天兵九族並誅無赦蓋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征更無千里之敵咨爾士庶久罹困殘其堅嚮化之心咸適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後悔何追

兩紀並載詔語畧有刪潤今存本文

是日王中正發麟

州禡祭祝辭云臣中正代皇帝親征兵六萬人民夫亦

六萬餘人行數里至白草平即奏已入夏界留屯九日

不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於麟州

此據司馬記開

高遵裕發慶

州蕃漢步騎凡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种諤以  
鄜延兵五萬四千畿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爲七軍方  
陣而進自綏德城出塞

丁未攻圍米脂寨

戊申詔秋銓試中等十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四十七  
人注官 詔府界河北陝西集教民兵步人可並令兼

誦念格內步槍法

已酉詔沈括據熙河經制司奏問得所獲夏國首領威  
巴伊等云昨在賊界日衙頭自聞漢兵四出即分遣諸  
監軍司兵馬屬委賊帥總領謀抗官軍仍有戒令俾各  
析作三處一以當戰一以旁伏一俟漢兵營壘未定伺  
隙亂之今追驗近新城之戰信如其說方諸道進師謂  
宜遍諭將帥使知庶預知賊伎設施不誤大事卿可具  
此速牒軍前照會 詔都大提舉修護澶濮州隄岸東

頭供奉官張惠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編管黃  
州前知南外都水丞承議郎蘇液前權發遣北外都水  
丞宣德郎陳祐甫皆追兩官前通判澶州承議郎戚守  
道追一官河北轉運判官呂大忠罰銅三十斤坐小吳  
埽河決也 河北都轉運使王居卿乞自王供埽上添  
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剏修遙隄候將來礮山水下決王  
供埽使河直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  
朱本云奏  
不行刪去 詔林廣言乞弟送降狀前後反覆必無降



意但欲遷延月日以款師期令相度降去敕牒如未可分付更不須齎送速進兵平蕩

庚戌詔權發遣提點河東路刑獄兼提舉義勇保甲奉

議郎集賢校理黃廩遷承議郎以引見澤州保甲推恩

也保甲補官者五十八人

兼行狀云保甲補官者五十八人今增入兼漕下獄事附

十月十二日巳丑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西使城川原

地極肥美兼據邊面須多選募強壯以備戍守熙河民兵惟北關最得力又地接臯蘭歲入特厚芻粟充衍人

馬驍勇今既復蘭州遂可廣行選募欲乞除留置官莊地並募弓箭手人給二頃緣初置州城難得耕牛器用若募新民必種植不時乞依熙河舊例許涇原秦鳳環慶及熙河路弓箭手投換仍帶舊戶田土耕種二年即收入官別招弓箭手從之 詔將來北使經過新路州軍守臣內有審官常格新差材品凡鈍難以酬接北人者可從中書預選官移易其知趙州史宗範磁相邢趙州通判令河北轉運司體量人材如不堪接待人使即

於轄下選官對移並候人使回日依舊 權發遣度支

副使公事河北東西路體量安撫蹇周輔奏乞就西山

採斫木植修蓋北京等處倉廩等從之仍命周輔經畫

提舉

四月二十八日周輔被旨修蓋定瀛瀾三州倉此云北京等處當考

种諤攻圍米

脂寨三日賊堅守未下方為距圍諤暮出視士卒皆

有疲曳之色或報援兵且至衆汹懼諤令軍中皆鼓樂

按轡徐還衆乃安翌日賊兵八萬餘人自無定川出直

抵我軍將合米脂之衆以夾攻我諤命後軍移陣城下

溝其門隧使城中人不得出命前軍及屬羌循兩山伏山谷中以左右中軍禦賊於川口辛亥合戰諤鼓之諸將齊進伏兵旁發斷賊兵為二首尾不相救諸軍從高處前後擊之賊奔潰所斬殺及自相蹂踐顛仆而死者橫數十里銀水為之赤擒其將都按官瑪尼策多克等七人獲首五千餘級獲馬五千孳畜鎧甲萬計要錄諤復攻城辛亥

九月二十八日也十月五日戊午奏到舊紀於十月戊午書鄯延路經畧安撫副使种諤敗夏人於無定川斬級八千新紀書辛亥鄯延經畧副使种諤敗夏人於無定川

壬子上批廊延等路大軍非久乘勝進至靈州萬一未  
有濟渡之具致賊稽誅不可不預爲謀畫宜令熙河路  
都大經制司密選間人齎信號或移牒涇原等路舉橫  
烽至熙州俟得本州馳報卽部勒兵馬駕船棧東下接  
濟諸道之師併力蕩除巢穴 又批沈括勘會軍前兩  
日並無奏報深慮道路阻隔有賊馬障蔽卿可火急多  
選差人探候行營所至以聞聞种諤見移寨來宥州討  
擊可多方從西路或中路廣委人通達息耗勿令斷缺

又批聞三司昨雇百姓車戶大車輦絹赴鄜延路纔  
入半道其挽車人已盡逃散今官物並拋棄野次逐縣  
科差保甲甚擾費人力未知何人處畫如此乖方可取  
索進呈三司言起發應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經畧司  
絹十七萬五千匹市易司起發十五萬五千匹用騾百  
二十四頭及管船水運至西京乃用步乘應副河東衣  
賜絹十萬匹赴澤州紬二萬匹用騾百八十三頭及小  
車五十輛并索駝般馱又三萬匹用步乘應副延州銀

十五萬兩鹽鈔三萬席用騾九十八頭絹十五萬匹爲  
五網一網用索駝四網用小車二百一十輛應副河東  
廊延環慶涇原熙河秦鳳路紬絹總百萬匹用小車爲  
三十網並不用官私大車輦載詔三司選差勾當公事  
官一員緣路點檢催趣其津般乖方處根究以聞 詔  
以熙河行營兵出暴露日久遣入內東頭供奉官甘師  
顏往傳宣撫問兼賜將官等茶藥銀合兵員以下特支  
錢 又詔自京至陝西河東用兵路分馬遞鋪各賜特

支錢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下宗廟欲乞親祠大輅入  
太廟西門近廟南門即降輅步入廟少東升輦就大次  
仍自今羣臣奉祠並於西櫺星門外下馬從之又言謹  
按禮曰冬至作樂於地上之圜丘若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可得而禮矣又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  
矣又曰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則古者祀  
天奏樂於圜丘升煙於泰壇並以降神設饌在地所以  
祭之故崔靈恩云燔柴升煙取因高之理正祭之時皆



於地上故馬昭高堂隆等親述鄭義以對王肅皆云祭  
天不在於壇後世築壇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禮  
之正臣等欲乞更今之壇以爲圜丘奏樂其上而於丘  
南設饌於地以行正祭庶合禮經有以下爲貴者且明  
尚質之義臣等雖稽古制謂宜如此然郊丘大事乞以  
聖意裁之不從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書批詳定禮文  
所狀奉聖旨不行今附見於此六月十

四日說主日  
配月位當考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王爾烈

謄錄監生臣陳祁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冬十月乙卯通直郎集賢校理同知諫院蔡  
卞為崇政殿說書罷知諫院 樞密院言定州諜報北  
界事上曰朝廷作事但取實利不當徇虛名如慶厯中  
輔臣欲禁元昊稱烏珠費歲賜二十萬此乃爭虛名而

失實利富弼與契丹再議盟好自矜國書中入南朝白溝所管六字亦增歲賜二十萬其後白溝亦不盡屬我也昔周世宗不矜功名惟以實志取天下故十餘年間並無詔誥使天假之年其功業可比漢高祖如李璟欲稱帝世宗許之盖已盡取其淮南地不繫其稱帝與否也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駐兵蘭州元乞給空名宣劄填給與投來有功生羌外見在數不多乞續給詔給空名宣三百告身百廊延路經略司言招降西賊丁

壯乞比附酬賞詔每招納丁壯五人賜絹二十疋諸路  
準此 詔李稷部押夫糧隨軍令沈括差與禁軍二百  
為親兵 上批付沈括據种諤九月庚戌奏丁未大軍  
駐米脂寨遣諸將攻圍已酉晝夜進擊及據走馬承受  
所奏傷中兵級續具以聞今大軍出境未及百里首攻  
堅城損士卒挫軍威甚非善計此進軍之始失于審擇  
兵當避實擊虛捨堅攻瑕今乃反此甚為可憂卿宜酌  
彼所聞形勢更移諤令早為長慮勿使戰士氣竭之際

忽遇賊界屯聚生兵救援難於取功

五年七月七日詔問种諤舍直取迂

時政記

是日王中正始自白草平引兵西行三十里

可考

次鵝枝谷丙辰至皓峯以陰霧復留再宿 是日李憲

留李浩守蘭州總兵東上

丁巳詔河東緣邊安撫司可作奉朝命以夏國任事首

領亂常囚廢其主又不遵誓詔縱部落侵犯邊城今遣

兵往追取罪人緣調發並邊慮北界疑惑牒北界西南

面安撫司使諭朝廷之意种諤既破米脂援軍退復攻

城凡五日距闔城其守將都鈴轄凌結阿約勒率酋長五

十餘人請降謬下令入城敢殺人及盜者斬乃降之收

城中老少萬四百二十一口給以衣巾仍命阿約勒等各

統所部以禦賊

初四日丁巳受降十二日乙丑奏到高永能傳云初圍米脂城虜以衆十萬來

援前鋒將高永能謂從弟永亨曰虜衆暴至易吾軍吾

營當大川右山左水宜令前軍嚴陣待其至選精騎張

右翼擊之可破也永亨從之詰朝霧四塞虜果大至與

前軍戰良久奇兵翼進虜潰自相蹈藉於無定河水為

不流大軍乘之自寅至辰斬首數千級獲馬三千索駝

牛羊以萬計器甲不可勝數城猶不下永能密遣諜移爾

都統說其東壁守將諭以禍福翌日來降永能請厚賞

之衣以錦示諸城下導以鼓吹城中乃携其偽鈴轄凌結

阿納勒出降此事當考永能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乃遷  
官新紀書丁巳米脂寨降舊紀于甲子日書克米脂寨  
戊午詔知剡縣承奉郎蘇駟特衝替同修起居注陸佃  
罰銅八斤剡人黃庸世以貨雄里中納粟得試將作監  
主簿佃嘗與駟書言庸鄉親得託公庇書至會庸有訟  
事縣累追不至駟忿出不意奄至其家親捕之庸妻王  
急呼其家僕閹師等十數人躁叫進躍奪駟肩輿及盖  
以石擊傷從者駟僅得免監司言王等悍惡請重懲之  
王與閹師自千里以次諸州編管駟坐是亦罷佃以致



書為駟所奏故罰之 詔三班奉職前監懷安軍金堂

縣商稅任光秀處死坐討乞弟從軍冒賞及賣買首級  
也 詳定禮文所言天道遠而難致尊而難親以其遠

而難致也故常以神道致之以其尊而難親也故常以  
人事親之易曰聖人亨以享上帝人道親之也禮曰郊  
血神道致之也本朝郊禮薦熟之外不設血殊為闕禮  
伏請南郊先薦血于神座前盛以槃次薦腥次薦熟并  
北郊准此仍先瘞以致神從之

四年十月五日依  
奏今附本月日

又

言者詳祠祔嘗烝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成而祭備故許謹以品物少多文詞為祠而王弼以禴為祭之薄何休謂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故曰烝故禮以嘗為大嘗周禮以烝為大享今太廟四時雖有薦新而孟享禮略無祠祔烝嘗之別伏請春加韭卯夏加麥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鴈當饋熟之節薦於神座其籩豆於常數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禮從之

十月五日依奏

又言國朝時令秋分饗壽星於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又於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嚮謹按爾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長故名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饗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為無名臣等又案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没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

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星矣伏謂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祀老人星所有壇下東方七宿位謂宜不設從之

四年十

月六日

是日种諤破米脂援軍捷書至上喜動顏

色羣臣稱賀遣中使諭諤曰昨以卿急於滅賊恐或妄進為一方憂故俾聽王中正節制今乃能首挫賊鋒功先諸路朕甚嘉之中正節制指揮更不施行其戰勝兵員並與特支錢將官等各傳宣撫問

八月十八日命  
諤聽中正節制

沈括言种諤報官軍大捷士卒奮戰甚力非逾常獎之  
不足以酬其忠勇詔除九月辛亥當戰漢蕃軍士朝廷  
已有恩賞外本路住營家屬可因告諭之際以經畧司  
封樁錢辦牛酒均行慶犒庶士氣益壯賊之梟巢易於  
蕩滅

己未詔近降指揮令李憲等協力深入殄滅賊巢或勒  
兵過河攻取涼州須舉兵並進不得止遣偏裨今聞糧  
草不繼已械馬申等送獄令李憲等未得進兵候饋運

稍辦即依前詔又詔憲昨九月辛丑泊甲辰御前及朝  
旨所以相繼督促進軍者無他蓋慮將帥有當進不進  
之失止於築城數壘而已今聞軍中乃苦見糧無旬日  
之備則豈有進攻深入之理乎轉漕之司是誠可罪朝  
廷已遣使就按矣窮糧不辦致妨進討此非將帥所任  
之責固不當過有恐懼其安心厝置勿為惶駭以沮士  
氣王師之出有征無戰安可自顧有可虞之道而欲勉  
副朝命以希萬一之幸哉爾其再三審念之

又賜憲詔  
新本刪去

今復存之可見神宗量敵進退未始輕用兵凡深入甚敗皆臣下之過也朱本云係一百三十六冊內移到

沈括言西賊寇德靖寨詔种諤出界後如有賊犯城寨經畧司自當枝梧其德靖寨蕃部弓箭手不少往往盡隨种諤出界豈可縱賊侵擾兼諤自東路出界今賊入西路豈可使諤任責委沈括速處畫設備河東都轉運使陳安石言軍興以來應朝省封樁并諸司及提舉司錢物並歸本司慮緩急移用不足乞更應副上批河東一路諸司錢帛大軍未出界轉運司已稱闕乏乃

是用度無術枉致耗散不然過當張皇責難朝省可先  
下分析仍委路昌衡具實用之數以聞昌衡時為檢正  
中書刑房公事權管勾河東轉運司事 拂菻國貢方  
物大首領尼斯都凌斯孟盤言其國東南至密利國北  
至大海皆四十程又東至西大石及于闐王所居新福  
州次至舊于闐次至卓昌城乃于闐界次東至黃頭迴  
紇又東至達勒達次至鍾袞又至董戩所居次至林檎城  
又東至青唐乃至中國界西至大海約三十程其王名



滅力伊靈改撒國地甚寒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  
纏頭每歲遇三月入佛寺燒香坐紅床人昇之首領皆  
如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褐紫亦各纏頭跨馬城市  
田野各有首領主之每歲惟夏秋兩得俸給金銀胡錦  
穀帛以治事大小為差刑罪輕者杖五七十重者一二  
百大罪盛以毛囊投之海上屋無瓦產金銀珠胡錦牛  
羊馬獨峯馳杏梨糖千年棗巴攬子大小麥粟麻以蒲  
桃釀酒音樂彈胡琴箜篌吹小簫篋擊偏鼓唱歌拍手

戲舞不務戰鬪事小止以文字往來詰問事大亦出兵以金銀為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名背鑿國王名禁私

造其言語與密利國同至是貢鞍馬刀劍珠

兩紀並附  
年未拂蘇

正傳云歷代不朝貢  
於今九百餘年矣

詳定禮文所言禮運曰地秉陰

播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所以生成故有帝以為之主有神以為之佐祭天以天從故祀昊天上帝則五帝宜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秉陰播五

行於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帝南北郊皆  
祀五行之神故許亨以謂五神主五行隸於地為陰祀  
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時迎氣以五人神配而不  
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  
行之神從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從之  
禮文四年六月六日依奏又  
言謹按周禮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  
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五祀社  
常對天神而不言地祇者社者神地之道言社則地道

可知故其神屬乎地道者祀皆為陰祀然而陰祀必以血為歆神始者血者陰幽之物陰祀而用幽陰之物所謂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是以類求神之意也今祭社稷儀注不用血祭皆違經禮伏請社稷以埋血為始從之

四年十月六日  
依奏今附此

又言古者祭社君南向於北墉

下所以答陰也今社壇內不設北墉而有司攝事乃設東向之位於禮非是伏請太社壇內設北墉以備親祀南向答陰之位其有司攝事謂宜立北墉下少西從之

四年十月  
六日依奏

又言謹按周禮小宰之職凡祭祀贊玉裸

將之事小宗伯之職凡祭祀以時將瓚裸蓋孝子之求  
神有於陰而求之者以其形魄歸於地故於陰而求之  
凡裸是也禮記曰周人尚臭蓋先灌而後作樂求諸形  
魄之謂也本朝宗廟之禮多從周謂宜先灌而後作樂  
從之十月六日依奏又言宗廟之有裸鬯燭蕭則與祭天燔  
柴祭地瘞血同意蓋先王以是通德馨於神明近代有  
上香之制頗為不經按韋彤五禮精義曰祭祀用香今

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云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  
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朴未有此制  
今請南郊明堂用沉香氣自然示天至恭合質陽之義  
北郊請用上和香地道親近雜芳可也臣等考之殊無  
依據今且崇事郊廟明堂器服牲幣一用古典至于上  
香乃襲佟之議如曰上香亦裸鬯燭蕭之比則今既上  
香而又裸燭求之古義已重複况開元開寶禮亦不用  
乎

禮文無月日從違當考  
今附先灌後作樂下

又言古者郊廟助祭之臣

皆親疎異等貴賤異位主客異儀夷夏異制然後禮容  
不亂而君道益尊故儀禮特牲饋食禮有門外之位以  
省事有堂下之位以行禮貴者在北賤者在南尊者在  
前卑者在後主人在東衆賓在西而明堂位夷狄之位  
皆在門外諸侯之位皆在門內皆不可得而易也國朝  
之制天子親祠南郊亞終獻及百官統於至尊之後而  
公卿與分獻執事之臣獨在內壝東門之外又太廟明  
堂公卿在東宗室在西皆無親疎尊卑之別伏請親祠

南郊設助祭公卿位於亞終獻之南設分獻官位于公卿之後執事者又在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太廟設亞終獻位於階東設宗室位於其後皆西向北上設助祭公卿位于階西文武百官於其後皆東向北上設賓客位于門外隨其方國貼黃稱檢會開元開寶禮本朝儀注親祀圜丘明堂即無宗室立班位詔禮院將新定朝會圖及行禮處地步參定奏聞

禮文四年十月六日中書

批旨送禮院今附本月日究竟當考

又言聖王之事宗廟禮如事生故



饌則薦四時之和氣與四海九州之美味貢則陳金璧  
龜帛以明功德之所致雖丹漆絲纊竹箭之微必具以  
明共天下之財其餘無常必致國之所有以明遠物無  
不致良以土地人民皆祖宗之所生成者以其治功之  
所致歸美於祖宗自秦漢以來奉宗廟者皆不本先王  
之經訓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已故天下常貢入王府者  
未嘗陳於太廟良為闕畧欲乞親祠太廟並令戶部陳  
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為前列金次之玉帛又次

之餘為後從之

四年十月六日依奏今附本月日

又言國朝沿唐制

以太尉掌誓戒太尉三公官所謂坐而論道者非掌誓之任伏請親祠命吏部尚書一員掌誓戒刑部尚書一員蒞之詔掌誓戒用左僕射闕即用右僕射又言祥符八年始命司天監二員分獻自後又命它官攝司天監行事日官既非習禮事神之司又假其官名以行禮殆非禮意伏請應以司天監分獻者並改差禮官又言唐六典以侍中奏中嚴外辦及解嚴竊詳侍中之職掌出

納帝命緝熙皇極佐天子統大政凡軍國之務與中書  
令參總焉自唐以來謂之真宰相非復秦之丞相及漢  
魏掌御物之任也伏請奏中嚴外辨以禮部侍郎奏解  
嚴以禮部郎中並從之

庚申涇原路經畧司乞指揮逐路經畧司出界每有軍  
前攻討殺獲互報從之 詔种諤攻米脂寨未破大兵  
留駐已久不惟坐費糧食兼慮損傷者衆委沈括移諤  
密審議如及十日未拔當如何處置以聞 詔承事郎

大理寺丞王援朝奉郎集賢校理大理少卿朱明之承  
務郎王防各追一官勒停明之落職前權漳州軍事判  
官練亨甫除名勒停編管均州知諫院舒亶大理卿崔  
台符少卿楊汲各罰銅二十斤通直郎集賢校理蔡京  
落職先是大理寺鞠王琬與石士端妻王氏姦罪辭及  
王珪之子仲端亶上言琬父子事連仲端甚明有司以  
珪故觀望不敢盡理根治仲端亦自訴上命內侍馮宗  
道監劾而事果不實宗道面奏乃元告人許貴避罪虛

妄見已結案上批獄丞王援承勘作姦不可不治乃命  
監察御史裏行朱服檢正中書刑房公事路昌衡移劾  
於同文館仍以宗道監劾明之妻翰林學士王安禮之  
姪也與集賢校理知諫院蔡卞連親知安禮等與珪有  
隙明之嘗薦引援遂諭旨於援令劾仲端有姦狀及以  
證左兩詞互說聞上退又偽為上語以語其妻於是安  
禮之子防以語亨甫亨甫以語亶亶信之以間援嘗為  
安禮所舉欲合明之意故入仲端罪防傳明之所造上

語于亨甫意欲傳達言事者以聞根治仲端則事連珪  
亨甫以防所傳仲端事語亶意欲求亶引薦亶褒稱亨  
甫許以言達於上又漏露所奏及宣諭語京嘗在朝堂  
與明之語仲端事云丞相疑吾輩獄事切須子細及赴  
臺再問報上不實台符汲坐知援等為姦俱不按發故  
也上諭輔臣曰如明之輩不肯以忠實事上人材可謂  
難得使內外小大之臣皆有至誠惻怛之心以為朝廷  
則政事修舉夷狄知畏今士大夫出公門入私門者凡

以為利而已劉向所謂行汙而寄治心私而託公昔李  
斯相秦并一天下可謂有功矣及趙高說以扶蘇立則  
蒙恬用蒙恬用不復提通侯之印斯既有利心高說得  
入不獨喪其身并亡秦之天下夫能上不為名下不為  
利中守義而已可謂君子人也左右近司亦當以此風  
厲在位宰臣王珪等曰屢聞聖訓臣等交相儆厲考察  
人才比數年間沙汰成就必有材能以副聖意

七月四日再勅

王仲端二十五日勅王援移大理獄  
于同文館今并入此不復見于彼

是日李憲引兵

至努扎谷賊衆數萬牛羊駝畜充滿川谷於二十里外  
下寨前據天澗天澗兩重後倚南山石峽賊逆戰自午至酉  
賊退保天澗天澗深澗憲慮有伏兵不欲追襲夜與賊  
對岸相射夜半賊遁去斬獲六百餘級奪馬數百匹

三日丙子奏到今移  
入此不復見于彼

壬戌詔李憲已總兵東行涇原總管劉昌祚副總管姚  
麟見統兵出界如前路相去不遠即與李憲兵會合結  
為一大陣聽李憲節制又詔趙濟與胡宗哲趣應辦軍



須從憲請也

詳定禮文所言丙申詔書季秋祀英宗

於明堂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臣等以類推之伏  
請孟春祈穀孟夏大雩惟祀上帝止以太宗配亦罷從  
祀羣神以明事天不二又按禮雲壇當國南今寓圜丘  
非是乞改築從之 又言古之王者行則嚴羽衛處則

厚宮闈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為壇  
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竹宮至于江左益有  
瓦殿本朝沿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者

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倣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禮院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

此據禮文乃四年十月十八日聖旨實錄不載今特詳著之元符齋宮侈甚或由是始也

又言

謹按儀禮曰嗣舉奠又禮記曰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則知古者上嗣本為宗廟神明擁佑故當顯相人主虔恪禮事以報神靈之貺然後舉奠而飲以明上受祖宗錫羨無疆之休下示尊崇正統之緒臣等

歷選前世奉祠宗廟雖有皇嗣侍祠之儀而未有舉奠之禮欲乞將來親祠太廟既裸之後太祝以葷酌奠鉶南俟皇帝正祭受嘏訖命皇子舉奠以明上受祖宗錫

羨無疆之休下示尊崇正統之緒從之

四年十月九日  
依奏今附本月

日

又言古有隋祭今無之誠為闕典復請增修儀注

仍藉以白茅從之

十一月八日  
依奏今附九日

又言祭祀之禮神

有尊卑故禮有降殺德有大小故物有厚薄惟其稱而已天神尊故以神道接之社稷五祀卑故以人道接之

以神道接之則貴遠人之物故郊天先薦血次薦腥次薦燔次薦熟以人道接之則貴近人之物故社稷五祀先薦燔次薦熟至於羣小祀則又其卑者故薦熟而已禮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熟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此有由始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熟至敬不貴饗味而貴氣臭是也近世社稷五祀不薦熟皆未應禮伏請社稷五祀先薦燔次薦熟四方百物宮中七祀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止薦熟從之

四年十月九日依奏

又言祭祀之有樂

所以昭告於天地之間庶幾求神而得之也周禮大司樂凡天地神示四望山川祖妣皆分樂而序之下至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示亦皆有樂而風師雨師所以發生萬物司中司命司人之禍福功亦大矣豈可無樂以降格其神靈說者曰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者是其樂師之職曰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說者曰小祭祀也又舞師之職曰小祭祀不興舞說者曰宮中七祀

則無舞小師職曰凡小祭祀鼓輦所謂小祭祀者司中司命風師是也既已奏鐘鼓又云鼓輦則是有樂明矣伏請特詔有司祠司命風師雨師用樂仍製樂章以為降神之節從之

四年十月九日依奏

癸亥种諤至石州賊棄積年文案簿書枷械舉衆遁走

移軍據之

丙子二十三日奏到新紀書癸亥入石州舊紀係之乙亥誤也案石州屬河東舊兼嵐隰

自為一路又合三州置都巡檢使三朝兩朝史地理志及武經邊防皆不載臨賊年月不知何故賊棄而走當考之賊界自有石州監軍司此必非河東石州也

甲子詔諸路兵出界暴露寒凜委主兵官常體察給裹  
費或特支無令失所仍不得過為姑息 史館修撰曾  
鞏言臣誤被聖恩付史事及蒙面諭所以任屬者臣愚  
不肖不知所處是以早夜一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  
非可形容矧臣之鄙陋豈能擬議髣髴將無以使列聖  
巍巍之偉績焜耀昭徹布在方冊此臣之惴惴也竊惟  
前世原大推功必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  
商頌所紀繇湯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

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為帝者首陛下所以  
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畧千載以來  
特起之王國家所繇興無前之烈明白暴見以覺寤萬  
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  
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敢繕寫上塵臣內省大懼  
智不足以究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  
盛德晦昧不章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  
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羣臣所



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去紕謬存其可采繫  
於太祖本紀篇末以為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  
詔曾鞏今所擬修史格若止如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  
宜止倣前代諸史修定或欲別立義例即先具奏

五年四月

二十八日罷  
修五朝史

詳定禮文所言謹按周禮大宗伯以禋

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所謂周人尚臭升煙以報陽也煙陽之氣  
也陽祀而用陽之氣以求之所謂本乎天者親上亦各

從其類也近世惟親祀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餘天神之祀惟燔祝板實為闕禮伏請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日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靈星壽星並請以柏為柴升煙以為歆神之始詔從之

元豐四年十月十一日依奏

又

言熙寧祀儀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牲用羊豕春分祀高禘用犢與羊豕各一春秋祈報社稷用羊豕各二謹按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氏云小祭祀王元冕以祭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唐韋

彤五禮精義天寶二載詔減用犢之數配帝無犢大歷六年詔方丘減用少牢開寶通禮曰聖朝除祀天地之外太牢合用牛者皆以羊代之竊以感生帝神州地祇歷代崇奉為天地大祠今以宣祖太宗配侑雖是有司攝事謂宜俱用犢而去羊豕禮記月令仲春之月乙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禩記者曰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故不用犢今祠禩用犢與羊豕各一謂宜改犢為角握牛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白虎

通曰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太  
社為天下報功後漢郡縣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  
豕唐禮社稷用太牢大歷中減用少牢正元五年包佶  
奏請社稷依正禮用太牢今自社稷下至郡縣社稷皆  
用少牢而祭殊不應禮夫為一郡邑報功者當用少牢  
為天下報功者當用太牢所有春秋祈報太社太稷謂  
宜于羊豕外加角握牛二從之

元豐四年十月十一日依奏

又言

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類亦如之熙寧祀

儀兆日子東郊兆月于西郊是以氣類為之位至于兆  
風師于國城東北兆雨師于國城南兆司中司命于國  
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非所謂四  
類也蓋自隋以來失之謂宜據舊禮四類之義兆風師  
于西郊祠以立春後丑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  
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其壇兆則從  
其類其祭辰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祀儀以雷師從雨  
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祿之位所有雨師雷師則為

二壇同壝司中司命司民司祿以為四壇同壝其壇制

高廣自如故事從之

四年十月十一日依奏

又言古者享司寒

惟以藏冰啓冰之日熙寧祀儀孟冬選吉日祭司寒宜

寢罷其季冬藏冰則享司寒於冰井務牲用黑羊穀用

秬黍仲春開冰則但用羔而已又開冰將以御至尊當

有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緣非禮之物不當設於神坐

當依孔穎達所說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從

之

四年十月十一日依奏

又言本朝郊廟祭器陳設既已無法

至臨祭之旦實邊豆簠簋者皆賤有司紛然雜亂非復  
禮制其三牲之俎獨以司徒一官奉之而不徹其邊豆  
簠簋之薦皆不屬大宗伯而又不徹伏請祭前一日司  
尊彝以監察祭器官充帥其屬以法陳祭器于堂東

陳設

之法具別圖上

僕射禮部尚書視滌濯告潔祭之旦光祿卿率

其屬取邊豆簠簋實之既實反其位及薦腥之初禮部  
尚書帥其屬薦邊豆簠簋戶部尚書兵部尚書工部尚  
書薦三牲之腥俎又薦熟俎禮畢禮部尚書徹邊豆戶

部尚書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徹三牲之俎皆有司受之

以出

元豐四年十月十一日  
中書劉子奉聖旨依奏

又言詳國朝郊廟明堂禮

以郊社令設玉幣太祝取玉幣以授門下侍郎進皇帝

門下侍郎取爵進皇帝奠爵皆未合禮伏請郊廟明堂

吏部尚書一員奉爵以次從皇帝至神坐前左僕射

闕即

右僕射

以玉幣進皇帝奠於地及酌尚書左丞

闕即右丞

以爵

授僕射進爵皇帝酌獻訖侍郎受幣以贊飲福及焚燎

外宗廟仍尚書設玉几

元豐四年十月十一日  
中書劉子奉聖旨依奏

又言詳



國朝親祠太廟門下侍郎取瓚於篚進皇帝侍中酌鬯進瓚皇帝裸地置瓚皆未合禮伏請親祠太廟命禮部尚書一員奉瓚臨鬯禮部侍郎奉盤以次進皇帝酌鬯裸地訖侍郎受瓚并盤退

元豐四年十月十一日  
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奏

又言

詳國朝南郊太廟儀注雖有太常卿宗正卿省牲之文實未常行至於明堂又無省牲之官惟太祝巡牲而已其省鑊則以光祿卿而又未嘗視腥熟伏請祭前一日禮部尚書禮部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充告備禮部

尚書省鑊祭之日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並從之

元豐四年

十月十一日中書

劉子奉聖旨依奏

乙丑种諤言米脂寨降其寨正當衝要南直綏德北捍銀夏糧儲器甲萬數不少全藉得力使臣守護乞以東頭供奉官解宗道為寨主右侍禁毛思齊為監押前漢州司法參軍鄭暉為主簿詔解宗道等差權候將來討定日奏取指揮按閱三路集教義勇保甲趙高言臣等近自晉絳至潞州按閱體問潞州昨轉運司差夫萬

一千隨軍坊郭上戶有差夫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  
願出驢者每三驢當五夫每五驢別差一夫驅唱一夫  
顧直約三十千以上驢約八千加之期會迫趣民力實  
不能勝又言軍須調發煩擾止是不急之物如絳州運  
棗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約費三十千  
陝西買披皮供公亦非要切如此之類乞特裁損先是  
詔高等聞河東轉運司應副軍事調發人夫不量民力  
厚薄致有實不可勝屢經州縣號訴者卿等可因按閱

所至廉問如委有措置乖方事狀馳驛以聞故高等有是奏詔以河東差夫及餽運乖方命趙高權管勾都運司俟事畢依舊令高選官於潞州置司械陳安石黃廉劾罪莊公岳趙咸隨軍軍回取旨其按閱集教義勇保甲止令李舜舉往上續批陳安石黃廉可且令送獄收禁劾之

此已上並實錄

初王中正在河東令轉運司勾押吏

與安石計度軍儲且命之坐吏曰都運在此中正叱曰此中何論都運若事辦奏汝班行不辦有劍耳安石問

中正約用幾日糧中正報以四十日已而駐兵白草平  
彌旬安石驚曰初約用四十日糧今既彌旬不進事未

可知萬一饑潰將責我乏軍興矣

按王中正以九月二十三日發麟州留屯

白草平十二月二日乃自白草平西行十三日始渡無  
定河安石傳曰駐兵白草平彌月誤也當作彌旬又自  
發麟州至神堆驛與种諤軍遇才二十日耳所稱彌月  
其誤明甚又按中正令莊公岳等備半月糧公岳等更  
備八日總二十三日安石傳  
云四十日未知孰是當考即發民再運一切增配趣

辦廉以提點刑獄兼轉運事謂安石曰乏軍興雖死斟  
酌無乏可也何必爾徐謂中正民力可哀宜稍寬之中

正齋公錢巨萬出塞給取不平廉復規之中正始怒異時部糧率委縣令佐安石謂文吏畏怯但募敢行者得使臣二百人中正既取其半餘悉從莊公岳趙咸在軍中廉自塞內續運乃無可使者數移文不報廉即引數十騎出塞百餘里夜追及之中正等大驚分使臣五十人以歸亟上言師必無功且未有以善其後願速募民入芻粟實塞下得補官一切除罪以寬邊氓尋詔廉罷兼轉運事會李舜舉言安石等不請擅發民再運而中

正亦以運事乖方歸罪於廉等上既命高等考實因有

是命後三日又命奉議郎知開封司錄參軍喻陟提舉

河東路當一等事仍不妨本職劾陳安石等

此據實錄乃十六日

事今移入此此月十二日黃廉奏并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黃廉降一官皆與此相關

安石自麟州

赴逮未至數十里會他路亦有以糧不繼聞者詔安石

就職如故

此據陳安石黃廉新舊傳及司馬光記聞刪修廉傳云中正軍潰歸罪於廉乃遣中貴人

就詰廉謝不辦遂下潞獄考潞獄興于十月十二日此時中正猶未渡無定河十五十六間與种諤相遇後兵始有逃者方置獄劾廉等時中正軍未潰也其劾廉等運事乖方或在置獄後未可知今且附此更須考詳廉

罷兼轉運司事據九月二十九日催廉奏代州地界圖御札明年二月二十一日廉降一官記聞又云轉運司本具四十日糧中正止令備半月趙咸等又備以八日然則安石傳所云中正報安石備四十日糧者誤也記間不誤須別加刊修黃庭堅作廉行狀可考然此亦畧具矣廉行狀云廉為河東提點刑獄兼提舉義勇保甲八月麟府軍興兼權轉運判官又差定代州地界廉條具曲折為十二寨圖以進且言建議者以分水畫界恐地勢不能盡然啓敵人心失中國險固其後遼人果責分水之言已取兩不耕地據有形勝下臨鴈門父老於今以為恨及王中正發軍興皆用一而調二其數皆千萬計或非所急或非所用轉運使陳安石不知所出奉行唯力恐不辦或增調之一道騷然百姓胥剝至骨廉為言主將非其人其勢必敗事乏軍興雖罪死斟酌事宜使不乏而已何忍自竭根本安石字謂廉曰夷仲安石老橐今日但保首領歸安能顧惜待制其任國家大



計蓋如此廉每為中正言朝廷大體民命重寄贊道其所長稍稍規之初雖言不以為忤及將出界取公錢巨萬為特給中正父子多自予餘以差給凡在軍者廉為言斂天下以奉一方皆出於不得已願更為縣官愛惜中正始怒是時隨軍使臣員二百多請託徼幸成事或父子兄弟皆在行中正已取其半莊公岳趙咸將漕隨軍廉在塞內主饋餽餉欲部分使臣護道路而中正所取之餘盡隨公岳咸無在者師去界已百餘里移丈追之皆不報廉謂勾當公事孔文仲當自馳往取之夜置酒與文仲訣文仲泣曰公行塞外事不可知使臣自從軍非公責也廉曰王事當計成敗豈但塞責耶從十數騎盡夜追至軍中正等皆大驚廉罵公岳咸取使臣五十餘復歸因上疏言大軍必無功未有以善其後乞募民入芻粟實塞下得以補官及一切除罪少寬近邊百姓已竭之力已而大軍潰歸中正歸罪轉運司應副乖方且言黃廉不肯協心同力上遣御藥實士宣簿責乖

方十事廉以書對稱死罪皆實有之繼遣開封府司錄  
喻陟就潞州置獄安石以應副漕輓免就獄廉獨對吏  
月餘但坐奏請張皇降一官在職如故  
師出以元豐四年廉降官以五年三月  
檢正中書刑

房公事權管勾河東轉運司公事路昌衡言乞於河北  
邊近本路州縣差科人夫四萬人般擔軍須至太原府  
上批比以河東主漕之官為不得力故差昌衡救補之  
覲一路百姓稍獲寬舒今昌衡奏請尤見滋張乖方之  
甚欲更科差旁及他路況河東止是供辦一頭項兵馬  
不及五六萬人騎因何如此費力未知大綱如何措置

至如陝西路分雖大元無多河東一倍之數而供四路  
軍須約三十萬人騎不聞不足顯是經畫全無次緒以  
致人力欠闕如此緣本路止係籍義勇保丁有二十一  
萬餘人豈有供上件一軍不足之理若不嚴與教誡則  
外患未除而民力先弊何以持久其於國計邊防極為  
可憂中書職在軍食可具合教誡事仍令河東轉運司  
分析以聞竟何如當檢附是日涇原路行營總管司破賊于  
瑪伊克隘史作磨移隘今從張舜民所作昌祚墓銘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

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謂環慶阻橫山必從涇原取胡盧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賊界開噶平十五里遇賊三萬餘衆扼瑪克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韋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為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

馬在後諭衆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衆驩甚響震山谷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賊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賊小却我軍乘之賊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瑪爾鄂沙勒監軍使梁格烏等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姪策木多哥克等二十二  
人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偽銅印一自是我軍通行無所礙轉運副使葉康直判官張大寧皆隨軍謂昌祚曰觀公臨危持論詞氣不憤可以立朝為天子爭臣非特

善於將兵也

此據張舜民所為劉昌祚墓銘并實錄本傳增修新紀載涇原總管劉昌祚大敗夏

人於瑪伊克隘在巳卯日舊紀于丙子日書劉昌祚敗夏人於瑪伊克隘斬首領二百十有九級獲首虜二千七百級

